

郭俊峰 辑解

中国珍稀本鼓词集成
(五)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本书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中国珍稀本鼓词集成

(五)

郭俊峰 辑解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新刻
满汉
斗

题解

《绘图满汉斗鼓词》清乾隆年间刘墉、刘统勋断案事，2卷2册20回，回下有目，半页18行，行40字，有绣像4幅，不题撰人，无序跋，有函套。《绘图满汉斗鼓词》卷上封面署《绣像满汉斗》，扉页署《绘图满汉斗》，未署印制书局，巾箱本。各家均未有录。《车王府本》载，原本4册。《中国鼓词总目》载，有上海大成书局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疑即此本。另有上海茂记书局二十年本，疑为1920年石印本重印。



乾隆帝

劉同勳

劉鏞



夜裏紅

李唐

李紅



金好善

王彪

郭知縣



金
姐

鳳
英

春
紅





目 录

中国珍稀本鼓词集成（五）

新刻满汉斗	—
千变万化孙行者捉妖怪鼓词	三三
刘全进瓜	七九
绘图八仙过海	九七
雷峰塔	一四七
白蛇借伞	一五九
水淹金山寺	一六五
小董永卖身宝卷	一七一
绣像鼓词林黛玉传	一八三
绣像双冠诰鼓词	二四一



第一回 刘统勋金殿领旨

儒门雅颂设方言 择明著善作几篇 事从中道无私曲 道与三才并相连
一体同春三星耀 致诚致格福禄源 盘古至今从头说 哪有欺心得自然

纲领词的《西江月》念罢，后有古段相叙。明公不嫌鄙俗，在下有几句胡蒙言语，听我慢慢道来。哦，讲了一回。

有个小伙三寸三 一寸的帽子扛在肩 二寸五的袍子落拖地
半寸靴子足下能穿 家中田地还有半 清闲半年劳半年 清晨扛锄田里去
搬弄豆棵打秋覆 家人挑担来送饭 不见丈夫在那边 分了豆棵朝前走
但见他搬着豆棵打秋覆

佳人一见心好恼，我打发你二命转阴间。

慌忙饭罐摆在地 举起扁担不容宽 恶狠狠地朝下打 这小伙骑着青头
骂的妈妈一如烟 一脚吊在干沟内 小伙着忙开了言 出言便把贤妻叫
叫声贤妻你听言 快搭救来快搭救 淹死丈夫不是玩 明公要问掉到哪里去
牛蹄子窝里翻了船 上方才说罢一节小人事 接接连连开整篇 在下不把别的表
咱们表表大青年 此书名为满汉斗 听我从头说一篇 讲的是 大清一统锦江山
君正臣良万民安 开荒占草苗变化 五谷丰登太平年 乾隆天子登龙位
来了合朝文武官 太师太保分左右 八大朝臣列两班 四十八家众王子
文东武西站两边 乾隆皇爷升宝殿 叫声内臣往下传 皇爷一言还未尽
太监跪倒龙案前

话说这乾隆皇爷登了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班。圣上开了金口，连叫内臣。传朕口旨，哪家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散朝。内臣领旨，望下便叫，阶下众文武官员听真，圣上有旨，哪家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散朝。但只见左班中闪出一家大臣连说慢慢散朝，微臣刘统勋有本。遵旨上殿，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这才是 乃内臣之言还未毕 忽听班中应一声 当朝来了哪一个
来了山东刘胜公 按按头上的红缨帽 整整身上褂与袍 满汉玉带紧一紧
足下乌靴蹬又蹬 唐宋元明多少事 怀抱奏板执当胸 迈步上了金銮殿
口呼万岁见主公 前七后九中八拜 二十四拜礼鞠躬 乾隆老主开龙目
瞧见来了刘爱卿 爱卿今有什么本 从头一一奏分明 或参文来或参武
或参奸来或参忠 文武官员任卿奏 朕当评事心最公 刘爷闻说连叩首
口呼万岁龙耳听 不参文来不参武 不参奸来不参忠 为臣有本应当奏
伏望我主谅臣衷 臣只为 山东连年遭岁歉 一连三载稼不丰
臣有心山东去私访 访访百姓安不安 乾隆天子龙心喜 真是朕的柱石臣



卿上山东去私访 回朝朕当把你封 朕赐你 三口铜铡二口剑
奉旨钦差下山东 刘老爷闻听连叩首 多谢我主把我封 为什么刘爷去私访
皆因他见子死的苦情衷 三个儿子死两个 访访阁老夜里红
我要访出真情事 好与我儿报冤情 我要访不出真情事 想要报仇万不行
刘老爷迈步下金殿 文武送出午门庭 登时忙了哪一个 忙了那
王梁王义二弟兄 吩咐一声快备轿 前呼后拥不消停 下人搭过轿一顶
大人上轿去如云 在头行排开 二十四匹对子马 马上人儿是年轻
手中拿着雕翎箭 背后背着宝刀弓 有左营来和右哨 旌旗招展鬼神惊
又有千把与外委 前后左右五营兵 一对板来一对棍 一对铁索一对绳
金瓜钺斧朝天镗 藤牌令箭排几层 肃静回避排四面 飞虎清道旗色新
红黑帽子前开道 句句喊的老虎声 上军一把红帷伞 下坐八台轿一乘
老大人叫一声往前进 众人得令不留停 三里路过桃花店 五更又过杏花营
威威武武往前走 兵将人人杀气生 晓行夜宿非一日 远远望见良乡城
大人一见忙吩咐 离城市里立行应 老大人 入了行辕安了座 多少兵丁得安宁
按下大人且不表 把话分开另有因 书中再表那一个 听我唱说老山东
山东有个乌定府 代管小县金家营 有个金好善 他是皇榜进士公
皆因连年遭荒旱 一连几载稼不丰 金好善 布施卖尽田和地 骆马牛羊总卖空
剩下他夫妻人两个 大的名字叫金姐 二的名字叫凤英 大的今年十六岁
小的不过十四冬 只落得无依又无靠 要上北京去投亲 好善拿定大主意
移步即向后边行 将身来在后宅内 开言把话说分明

话说这金好善来至后宅，见了他妻王氏说道：“我有一事相商，不知贤妻意下如何？”那夫人生得贤淑异常，便说道：“不知夫主有何见谕？”好善说：“我有心要上北京投亲，带领你母女三人同向前去，不知贤妻以为可否？”要知夫人行与不行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金好善北京投亲

上回书说的是金好善商谈他妻王氏，欲上北京投亲之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那王氏道：“夫主说好便好，但不知夫主何日起程？”好善说：“今日就要起程。赶紧料理，将细软之物一齐包在褥套里面。”收拾停当，好善便将褥套背在肩膀之上，母女三人遂一同离开了门阁，将房子反锁又出了大门将门倒拴。未到十字长街，见许多姑姑姨姨婶婶妈妈，一齐前来送行。大家说一路之上保重为要。王氏说家中无人万望各位照应一二。大家说：“那是自然，何用吩咐。”言罢两下俱皆含泪而别，那金好善是：

背着褥套头里走 母女三人随后行 走了些高高低低崎岖道 过了些
凹凹凸凸路不平 姐妹们金莲瘦小难移步 只跑得两腿酸麻脚掌疼
走一里来歇一里 走一程来歇一程 十里走过桃花店 五里又过杏花营
桃花店中美人坐 杏花馆里酒旗新 晓行夜宿非一日 不觉远远望见良乡城
姐妹两个难走路 将身坐倒地埃尘 金好善 仰面朝天长叹气
苍天连连叫几声 按下四人且不表 书中另叙一桩情 唱词不唱别一个



且说这李唐、李红二人，家住李家寨，平日抢男霸女，无所不为，断不行一好事。只一日，正在书房的坐，忽然想起要到良乡县有事，立即吩咐家奴备轿伺候。众人闻听，打过大轿两顶，他二人出了书房，坐了大轿，又吩咐多带十几名打手，烈烈轰轰直奔良乡县的大道走下来了。那李唐、李红真是：

一声吆喝多威势 健仆家奴个个雄 扬威耀武朝前走 忽然见道旁站立一老翁
旁边坐着两个女 年纪不过十几冬 姣容不是寻常貌 宛似天仙降九重
李唐一见痴呆了 骨软筋酥没地攻 吩咐从人忙动手 快些与我抢这个花容

话说李唐吩咐一声快抢，而李红又说且住，李唐问道：“你怎么说且住二字，是何道理？”李红答道：“听得人说，北京城来了一位刘大人，奉旨钦差，且赐三口铜铡、二口宝剑先斩后奏。你我如此行为，倘若被刘大人知道，别说你我吃罪不起，连咱表叔夜里红也吃罪不起。我倒有个主意，不如将他们诳往咱家，再做道理。”哥儿两个想罢主意已定，吩咐住轿，忙来到金好善面前，抱腕当胸行了一礼，说：“表兄一向可好么？”金好善因为不认识，只是发抖。李唐说：“十数年的光景未曾会面，难道今日相逢，你就不认得我做表兄弟的吗？这里不是久站讲话之处，请到家中再叙寒温。”忙叫从人带来三匹马来，“咱们哥儿三个乘着坐骑，他们娘儿三个坐着二顶大轿，岂不甚好。”说了一声回府，不由金好善分说，随即马轿齐行。

这才是 吩咐一声不怠慢 众人奉命整前行 书要简洁话要快 啰里啰唆不受听

刻时来到府门以外，三人下马，将轿子落下。李红吩咐了一番，将她母女三人领进宅后安置，然后他三人来到前厅复又行礼。忙叫家奴快些看茶伺候。茶罢落盏，只见李红是：

呼唤家丁忙备酒 众人领命不消停 虽然是 不是烹龙与宰凤
却与那肉山酒海一般同 酒过三巡菜五味 李红带笑把话明

话说李红说道：“表兄，怪不得你不认得我了，我把你的名字都记不清了。”金好善说：“我叫金好善。”李红说道：“呀，对呀对呀，表兄你如今要到哪里去公干？”金好善说：“我要前往北京去投亲，倘能博得个一官半职，岂不是好？”李红说：“何必去投别人，我表叔在北京城是一家首相，我写一封书字与你，拿去北京城投他，何愁不得了一官半职回来。”金好善说：“多承表弟美情。”李红吩咐家奴取过笔墨砚台，将墨研开，将笔润饱，半真半草立刻写完。金好善在旁观看，写得一点儿不错。李唐说：“表兄，姑且盘桓几天再行。”金好善说：“岂敢岂敢，愚兄今日就要起程。”李唐见说，当即吩咐家奴备上一匹白容马伺候。端的此马乃是宝驹。列位你道李唐怎么备这宝驹白容马送他呢？只因他有心谋害，所以在后暗使飞腿。王彪将他赶上一刀杀死，此是后话不提，当时李唐又叫亲随取过纹银十两，赠予好善以作路费，外加两串铜钱，安排已毕。三人同出书房，送至大门以外。金好善说：“表弟，你的两个侄女与你表嫂全仗二位表弟照应。”李唐、李红说：“那是自然。”金好善遂上马作别，相辞而去，姑且不提。再说李唐、李红回转书房，又吩咐家奴：“快传飞腿王彪过来。”家奴将王彪传到，王彪说：“传奴才过来有何见谕？”李唐说：“适才打发金好善去北京投亲，你快去将他赶上一刀刺死，办事回来有十两银子赏你。”王彪说：“小人领命。”却说王彪来到自己房中，看他怎么打扮呢。花布手巾包头，捆身的小袄，兜裆的岔裤，抓地虎的



登云快靴，手拿一把苗铁钢刀。出了大门登开飞腿，直奔北京大路赶了下去了。

金好善乘马往前进 自己心中暗沉吟 正欲北京投亲去 半路谁知又遇亲
此去若得功名就 断不忘 李家兄弟美恩情 金好善 明明走的阳关路
又谁想 暗暗要进枉死城 正当催马朝前走 忽听背后有人声 那王彪
大吼一声往哪走 欲要逃脱万不能 好善一听心害怕 翻身跳下马能行
出言不把别的叫 好汉连连地叫几声 你要行李马匹牵了去 千万饶我命残生
王彪闻听这句话 便叫好善叫一声 你当你表弟是哪一个 难道不闻他的名
我家主人本姓李 一名李唐一李红 看你女儿长得好 一心要与结鸾凤
故此定下牢笼计 将你诓到他府中 今早命我来刺死 要想逃生岂能容
王彪陡然生杀气 手起刀落下青锋 不知绝处果否逢生路 还听详明下卷中

第三回 李唐李红强成亲

世界红尘不可贪 空将名利日营专 劝君不信细思虑 铺啜除来便自穿

四句提纲念罢，后有古段相连，不嫌我胡蒙噪耳，在下编成几句俚言，请明公盘膝尊听，让我慢慢地来扯谈。

闲来无事下南濠 见两个瞎子摔抱跤 张瞎子就把王瞎子抱
王瞎子搂住张瞎子腰 两个瞎子相戏谑 王瞎子把张瞎子摔倒了
张瞎子抓了一把臭狗屎 鼻子一闻味真高 不知这是什么物
叫声王瞎子你听了 方才我黏嘟嘟的抹一把 团成好似枣仁糕
王瞎子生来比张瞎子坏 这个口食别要让他捞 暗暗抹起呷一口 啾啾啾
这顶好东西放臭了 张瞎子说那本是一堆臭狗屎 你为什么食而不知其味了
王瞎子气得翻白眼 张瞎子起来先自跑

此段所谈，乃是瞎子吃狗屎的笑话。闲话少说，书归正卷。前面说的是王彪手执钢刀，欲杀好善，好善见王彪生得形容凶恶，言语支吾，想无善为开交之理，于是：

即便滚鞍来下马 双膝跌跪在路程 善言善语哀哀告 好汉连连口内称
行李马匹都不要 万望饶命放逃生 好善哀求咽喉破 王彪假作耳无闻
好善说 你不看金面看佛面 不看鱼情看水情 鱼情水情都不看 还看我
离乡在外苦伶仃 好善说到伤心处 转觉心中悔恨生 当初怨我自己错
也该问问他姓与名 正在想后思前际 飞腿王彪下绝情 只听呵呀一声响
人头滚落地流平 飞腿王彪忙复命 亲身又进府门庭

话说王彪回得府来，进了书房，将杀金好善的事仔细说了一遍，李唐、李红一听心中大喜，便迈步踱进后宅。见了王氏夫人说道：“岳母一向身体可好吗？”王夫人说：“你如何这等称呼？”李唐、李红说：“实不相瞒，见你二位姑娘生得十分貌美，令人心爱，因此冒认表亲，将你们诓进家内。现已暗遣心腹于半路之间将你夫主一刀刺死，今晚要与你女洞房花烛，故我特来先为道达。”王夫人一听此言，如同针刺心肝的一般，于是放声大哭，



用手指着李唐、李红骂道：“你这千刀万剐的恶贼，夫主与你何冤何仇，于光天化日之中做出这伤天害理之事，难道王章国法你都不怕的吗？恶贼恶贼，少不得天网恢恢，你报应只在眼前了。”

王氏夫人号啕哭 恶声恶贼了不成 你家也有姊和妹 何不与她配为婚
你今若想依从你 除非磨铁棒变为针 李唐听闻心大怒 叫左右
将她禁在南监门 立刻吩咐送往南监去 姐妹二人大放声 用手指定开口骂
混账无知野畜生 你若是爱你姑奶奶容貌好 四面八方去扬名
将你姑奶奶形容书 堂中侍奉当观音 早烧香来晚上供 只怕他
有名无实枉劳心 黑的那 李唐李红心烦恼 无名逆火往上升
吩咐了丫鬟与我绑 将她吊在东马厅 皮鞭沾水将她打 打一下来问一声
打十下来问十句 问了到底应承不应承 丫鬟闻听不怠慢 忽然拉出一窝绳
浑身上下上了绑 绑扣不紧用绑蹬 将她吊在二梁上 绳子抽起腾半空
皮鞭沾水刚要打 惊动了丫鬟小春红 开言便把主人劝 望老爷

话说春红上前向李唐、李红劝道：“此事依奴婢拙见，还是从长计议，请二位老爷不必拷打。”李唐、李红说：“依你所见有何计议？”春红说：“将彼打得她青红紫绿，何以与二位老爷成亲呢？依奴拙见，暂将她领往冷楼之上，不与她饭吃，不与她水喝，有奴婢看守于她，不许她自寻短见，数日之后不愁她不将此事应允。”二人听罢满心欢喜，说：“我依你的主意。”小春红急忙将绳子解开，连说：“你姐妹二人快些跟我到后面冷楼上去罢。”

好一个伶俐小春红 将她姐妹松放地当中 丫鬟一齐往上闯 推的推来拥的拥
霎时送至冷楼上 众丫鬟下楼去匆匆 春红一见开言道 尊声二位美姣容

丫鬟春红说道：“自我看来，你姐妹二人不如应允了这件亲事，也好日后车来轿去，何等光彩。”她姐妹二人说道：“此乃你主人之事，何用你丫鬟多嘴多舌，我姐妹二人宁以一死完名全节，决不能应允亲事。”春红说：“你姐妹果真有自守之心，我春红亦可稍助一力，搭救你们出去。今日不妨假意应允成亲，待至定更后我自有别法暗放你姐妹逃走。”她二人说：“你这句话分明是哄骗我们的，倘若与他拜堂以后，你或袖手旁观，无法可想，我姐妹终借西江之水，难洗不洁之名了。”春红说：“你若不信我言，我可对天立誓，以安你心。”于是推开楼窗，望下一看，四顾无人，春红跪在冷楼之上，就对天发起誓来了。

丫鬟跪在冷楼上 祝告空中过往神 神灵不问大和小 有灵有显即为尊
我如哄了二小姐 准备天雷掣顶门 丫鬟祝罢洪誓顾 金姐凤英喜不胜
走上前来忙扶起 春红姐姐叫连声 起来罢了起来罢 你再跪着我心疼
丫鬟见说开言道 二位姑娘口内称

春红说：“姑娘，我有几句要紧言语，你姊妹切切牢记。今日既已应允此事，至傍晚以后，必须将他兄弟二人灌得酩酊大醉，且叫他应许你姐妹三件大事方可成亲。头一件，今日是大喜之期，所有梅香老妈以及铡草的喂马的，各人赏他们一瓶酒、一方肉叫他们前去喝酒不用伺候。第二件，夜晚不许他们挑水，古语说：吉日良辰恐有失足之患，若在花园临行之时，免被他们撞见。第三件，今夜不许打更，给假一日，以示优待。于是将他各人灌得大醉。我就从后花园门送你们逃走。”姐妹二人说：“姐姐吩咐之言我二人谨记不忘，容后慢慢补报便了。”



丫鬟春红不怠慢 忙忙碌碌冷楼中 有的是 镜架盆架穿衣架
 上等衣服颜色明 慌忙端起洗脸水 姐妹双双闹哄哄 象牙梳子拿在手
 二人打扮在楼中 左梳右挽盘龙髻 右绾左梳水逢逢 盘龙髻上加香草
 水逢逢上麝香蒙 红颜宫粉扑了面 江南胭脂点红唇 耳带八宝紫金坠
 手上镯子响叮咚 大姐爱穿鹦哥绿 二姐喜着石榴红 绿绸裤子蛇皮带
 红绸花鞋针线工 姐妹打扮多完毕 忙坏了丫鬟小春红 急急忙忙将楼下
 走到前厅禀二公 开言便把老爷叫 她姐妹双双愿相从 今宵准备度春风

话说李唐、李红一闻此言满心得意，立即吩咐家人，快备香炉纸马以及香案齐备伺候。又命丫鬟，赶速上厅楼“扶你二位奶奶登堂拜礼，勿误！”

丫鬟闻听不怠慢 四名领命去如风 慌忙赶向高楼上 上了扶梯十二重
 三尺红绫压头面 搀扶姊妹出楼中 走路好比风摆柳 疑是嫦娥降月宫
 走过衙同好几道 又过腰门好几重 一直走到厅堂上 乐坏李唐与李红
 走向前来拜天地 又叫丫鬟把话通 今朝乃是良辰日 吩咐厨房备酒来

第四回 春红放走二钗裙

话说李唐兄弟参拜已毕，立即吩咐了丫鬟去叫厨房速备一佳肴美酒，今日要与佳人同酌。吩咐之后，他四人进了洞房。可怜她姊妹两个羞得面红过耳，粉头低垂。少顷酒席摆上，四人入了席。姐妹二人开口说道：“夫主今日乃是大喜之事，可要多饮几杯。”说罢各人满酌一杯，一送与李唐，一送与李红。娇音滴滴，喜得那李氏兄弟心痒难抓，连称满领身当此境。就是他：

不饮酒来也饮酒 不相从处也相从 斟一盏来吃一盏 斟一盅来饮一盅
 金姐假把夫主敬 凤英又把夫君恭 这个说一盏吃到底 那个说一杯饮个空
 一时灌得醺醺醉 姊妹双双把话通 今宵本是良辰日 我两个有事相告明公

这李唐、李红见说，便道：“有什么事但说不妨。”二人回道：“要你应允我三件大事。”李唐兄弟说：“莫云三件两件，就是十件八件也可允得的，但不知是哪三件呢？”姊妹二人说：“今日本是大喜之事，阖府人等梅香老妈以及铡草的喂马的，各人赏他们酒一瓶、肉一方，令他们各自饮酒食肉不用永夜伺候。此是一件。”李唐、李红立刻吩咐下去依说而行。又问：“这第二件呢？”她姊妹说：“既是喜日，今夜可不许挑水，设或有人失脚踏井反为不吉。”李唐、李红说：“这二件可应允。”还问：“第三件呢？”“今夜轮流守夜之人，令其饮酒安睡免其打更，以示优待奴仆之意。”李唐、李红说：“上两件事都已遵命，但这第三件事，你姊妹有所不知，咱们府里房屋甚多，守夜要紧，倘有人前来盗取金银财物，无人守防那便怎好，看来此事断然不能应允了。”姊妹闻听心生一计说道：“今日乃喜事头一夜，夫妻之间说话不行，终身不合，我姊妹二人不如一死。”说罢站起身来望定墙壁撞去。

姐妹二人忙站起 照定墙根下绝情 春红一见魂都掉 姑娘连连叫破声
 走上前来拉住 此事还须商酌行 李氏兄弟无可奈 只吓得 口内应承心内惊

李唐、李红看见如此情形，心中有所不忍，便满口应承道：“你姊妹二人不必如此心急认真，咱兄弟们依你而行就是了。”当时立刻传唤更亲口吩咐：“你们今夜不必守夜打更，各自饮酒食肉，早些安睡去罢。”又命丫鬟更正酒席后邀二姊妹入坐同酌。

姊妹二人心欢喜 叫声丫鬟小春红 速行快把杯来换 我四人饮酒兴尤浓
 丫鬟听说慌不住 急急忙忙换大盅 姊妹双双齐斟酒 邀于李唐和李红
 你一盏来我一盏 你一盅来我一盅 这个吃得酩酊醉 那个饮得眼朦胧
 躺在床上沉沉睡 忙坏二位女花容 走上前来忙呼唤 她把夫主叫重重
 快些醒来快些醒 咱们四个饮杯筒 叫了几声不言语 旁边忙煞小春红
 尊声姑娘快点走 跟我的脚步紧相从 刻时来到花园内 周围一望黑隆隆
 如此墙高怎逃命 徒劳心计枉无功 姊妹二人身坐地 号啕痛哭手捶胸
 眼望山东心欲碎 爹爹的冤仇血海付东风 人家养女多得意 爹娘养我落了空
 今日死在花园内 报仇二字永无踪 姊妹哭得如酒醉 旁边急坏小春红
 左思右想无主意 徒生一计在胸中

话说春红想了一计上心来，便道：“你姊妹二人不必痛哭，适在花亭之上觅得一张打花梯子在此，你二人登梯逾墙自能逃命。”说罢，忙将梯子搬来，靠在墙壁之上，“你二人快些上墙逃命去罢”。金姐、凤英慌忙踏着花梯，站在上面用手一横，哑呀一声，谁知围墙上面有许多格登刺拧着，不能逃命。立在花梯上又放声大哭，“天呀天呀，我姊妹将在此绝命吗？”

金姐立在花梯上 把那苍天叫几声 莫非诱我归阴路 想到奔逃难脱身
 自古道人长千岁终是死 倒不如早死赴阴间 姊妹哭到寻伤处
 春红旁边计又生

春红说：“你姊妹二人不必痛哭，我从旁侧寻了一个木棍。”随而递于金姐说：“你将木棍拿去照了个打草的架势一推一拉就是了。”金姐接在手中拿定木棍将这格登刺就这么一推一拉，又用布衫袖子一擦。叫声妹妹快些上来，凤英上得墙头望下面一看，但见黑气重重不知有多少高下，二人坐在墙头不禁地畏惧起来了。

二人欲把墙头跳 儿的亲娘叫几声 你在南监身受罪 未知死来未知生
 你女儿欲想逃命走不脱 未知生死若何能 姊妹两个号啕哭 惊动墙边屈死魂
 要问那冤魂来么事 下回书里说分明

第五回 花园内春红跳井

远看隔河一锭金 喜在眉头笑在心 有心过河拾财物 无有撑船摆渡人
 看来万般皆有命 真是半点不由心 脚一踩来心一恨 外财不富命穷人

《西江月》念罢，再讲上回书中说的是金姐、凤英立在围墙上逃命。无奈围墙广开数丈余高。自上视下，如同黑洞。她姊妹二人正愁无法可下，只是痛哭，哪晓得惊动了一班屈死的冤魂。列位，你说哪里来的冤魂？明公有所不知，这是李唐、李红抢男霸女妄作非为害

死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放在那里浇花的苦水井内，可怜那屈死的冤魂不知其数。那个说姐姐，这个说妹妹，那个说哥哥，这个说兄弟，今日有群红蓝二星遭困在此，你我大家不搭救她，将来何人与咱们大家报仇？众鬼魂大家保护，豁达一声，把她姊妹两个侧在墙外，列位想想，看她姊妹俱属女流之辈，非男子可比，且花围墙高数丈，纵跳良难。黑暗之中，忽然一侧，焉有不死之理。明公有所不知，原来那围墙之下，本有风穴，上用虚土浮草遮盖，虽云侧下，所以无甚妨碍。她姊妹二人一跳之后，随即爬将起来，不辨东西南北，只顾逃命。向前一望，但见黑色迷蒙，我姊妹两人却投住哪里去好呢？

她姊妹 站定脚步无主意 秋波不住泪涟涟 战战兢兢何方去
啼啼哭哭喊苍天 保佑我姊妹京都去 去到衙门把状填
按下二人且慢表 再谈春红小婵娟 二位小姐逾墙去 剩我孤单实肃然
有心要向前厅去 又怕问我巧机缘 若还老爷知道了 我残喘终难得苟延
人活千岁总有死 倒不如 鬼门关上去安眠 春红想定愚主意
苦水井不远在面前 硬着心肠朝内跳 屈死阴魂喊连天 可叹春红死得苦
再把那李唐李红说一篇 酒醒一刻睁开眼 不见春红在那边 二位美人哪里去
慌忙唤问不迟延 众丫鬟闻唤齐来到 李唐李红便开言

李唐、李红问丫鬟，道：“你们可看见春红与你二位奶奶哪里去了？”众丫鬟个个多回不知，李唐、李红想了一回，以为她三人俱皆不见，必定是约同逃脱去了。吩咐家奴与我掌起灯笼火把，将前后各处寻觅。众人闻命点了灯笼火把，见前院门未曾开动，必是从花园遁去。李唐、李红说：“花园墙高不能遁去。”众家人来到花园，便把灯笼周围一看，见墙下立着一张花梯，回来禀知李唐、李红。他两人闻说，便道：“她们三人均是女流之辈，谅来走不甚远，赶紧开了府门，前去追赶为是。”

家奴闻听忙不住 出了府门往前行 如狼似虎多凶勇 灯笼荧荧照眼明
姊妹正在匆忙际 忽听后边叫唤声 脚小路生难举步 哄咚侧倒地流平
眼看姊妹无人救 把书分开别有情 书中不表别一个 表表太白李金星
金星正在本位坐 耳鸣眼跳不安宁 为什么 正眼不跳左眼跳 为什么
正耳不鸣左耳鸣 莫非是 哪里天高不下雨 哪里抗旱少收成 哪里出了贤孝女
哪里有打骂公婆女钗裙 袖内乾坤算到了 早知困住群蓝星 我不搭救谁搭救
我不亲临谁可行 金星慌忙离座位 脚驾云头绕半空 聚目凝神朝下望
顿然遥见两姣容 用手一指乾坤变 忽喇喇刮得大风 只刮得天昏与地暗
行人莫辨路西东 众人一望难睁眼 心欲前行天不从 灯笼火把全吹灭
四面重重黑气蒙 李唐兄弟真扫兴 一番辛苦枉无功 率领家奴回府去
书中另叙一明公 预知所叙哪一个 叙的是 刘老大人到山东

话说刘大人清晨起来，用了早饭，叫声邵青、邵红去门上晓谕门军，要有大人官员前来参拜，叫他免参免见，就说我忽染病，身体不爽。邵青领命来到门上说与门军，门军答应一声说是知道。回见大人，大人又吩咐邵青去到大街以上，买那花子的破衣一套，我要上良乡县去私访，快平五两纹银办来。邵青听说，慌忙平了五两纹银，来至大街之上，望前寻找，忽见正西来了一个乞丐，你看这个乞丐怎么打扮，头戴开花帽，身穿补衲袄，腰捆稻草绳，灯笼的裤子，麻线的襟子，打板的鞋子。邵青走上前来，打了一恭，说道：“花子大哥请了。”这老花子说：“请了请了。”邵青说：“花子哥，你这衣服可以卖得么？”花子